

重点推荐

# 网文作家“紫金陈”与“爱潜水的乌贼”谈如何创造角色？ 笔下的人物要让读者感觉很真实

创作者如何面对笔下角色的善与恶？真实世界与虚构世界有怎样的关系？日前，阅文集团与上海图书馆合作举办“让好书生生不息”系列活动之“善恶之外，勇气之歌”。著名悬疑推理小说作家紫金陈、阅文集团白金作家爱潜水的乌贼首次以创作沙龙座谈的形式与读者见面。



## 从现实中收集资料

对于玄幻小说而言，现实中的某个具体场景是否会重现在故事中？对此，乌贼回答，平时遇到的各种场合会在脑海里留下印象，到创作的时候，自然会去回忆和重组，“一下子回想起来当时看到这一幕很合适，可能就会写进去。”

在今年的上海书展期间，《诡秘之主》《宿命之环》实体出版宣布正式签约。乌贼表示，《宿命之环》是“诡秘”宇宙的第二部，其中愚者的旅程告一段落，新的故事已经开始，他希望能同一个世界观下诞生不同的故事。为此，他需要想象主角所在的社会氛围和际遇，“要凭空想象是非常难的，难免会参考历史上某个时期、某个国家的情况，再做一些延伸和改编，需要收集相应的资料、小说和文献，都会看一下。”乌贼说道。在写小说之前，他有丰富的案头准备，补充各方面的知识。

乌贼大学时学的是计算机编程，也曾在出版社做编辑。在他看来，编辑也是一个杂家，需要看各类专业的书，对稿件做勘误，进行大量的阅读。后来，他开始自己创作，仍然带着一个读者的心态，去尝试在不同的

题材下能够写出什么样的故事。

和乌贼不同，身为推理小说作家的紫金陈在现场分享道，他作品中的专业性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对《刑法》的了解，“警察怎样探案，规范怎么样，都在《刑法》里。”另一方面，紫金陈自认为是同理心比较强的人，在普通人身上发现他们丰富的内心。

“比如说我们每天接触的送外卖的小哥、商场的营业员、出租车司机，我们感觉他们生活是很平凡的，但我觉得这些普通人内心是一样丰富的，只是遭受困难挫折的时候，好像表达不出来。”

## 写作影响了价值观

“写作和人生的价值观是一个正反馈的过程，写作也是一个修正自己的过程。”紫金陈说道，他坦言写作最初主要是为了谋生，后来写了《坏小孩》《长夜难明》等作品之后，那些虚构的人物反而让他觉得自己的价值观变得更加积极，身为作家开始有了更多的社会责任感。

最近，紫金陈正在为新的小说《双星》做最后的内容调整。他在活动现场透露，新作写的是两个女性的故事，关注中年人的婚姻家庭和

社会关系。“毕竟我也人到中年，有很多中年人的感悟会在这本书里呈现。”在紫金陈看来，有些小说中的家庭社会关系有着比较强的艺术性，但很多是浮于表面，他希望自己笔下的人物“一定让大家感觉很真实，就好像是‘我认识的谁谁谁’那种感觉。”

“现实世界和作品中的世界其实是同一个世界。”紫金陈说道。在写作时，不论正派反派、主角配角，他都会将自己代入到角色当时身处的场景中，“否则写出来的台词、情节还有做法都是悬浮的，哪怕是个配角，我也会代入我就是他，假设遇到这些事情我会说什么话、做什么事情，这样人物才会合理。”

## 小说的IP改编

2020年，由《坏小孩》改编的网剧《隐秘的角落》被广泛讨论，同年由《长夜难明》改编的《沉默的真相》掀起国产推理剧的浪潮。一年后，两部同名音乐剧也相继上映。对于作者来说，自己的小说变成影视作品是怎样的感受？

“自己看剧的时候总感觉有点奇怪，”紫金陈坦言，“最好改编和小说情节不一样，很多台词是我自己写过的，说出来就感觉奇怪，就像自己把自己的声音录下来听一样。”

“如果让我自己去听自己小说的有声书，看我小说改编出来的动画漫画，也会有种尴尬。如果他们改编的是紫金陈老师的作品，我会看得很舒服。”乌贼说道，在他看来，作品对于作者来说是一种内心的自我表达，而改编的台词呈现相当于把内心表达的东西呈现在自己面前。此前，《诡秘之主》宣布启动动画制作，而至于影视版，乌贼认为目前玄幻题材的改编难度太大，现在希望先看到动画的呈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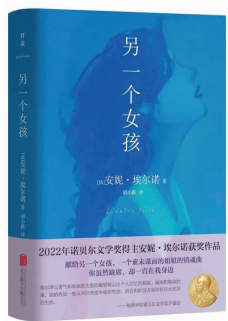
据澎湃新闻

## 资讯播报

★ “2023两岸文学交流会”开幕。海峡两岸40余位作家、学者、出版人齐聚杭州，以“面向未来的两岸文学交流与创作”为主题展开了对话交流。作家王旭烽回忆了到台湾地区的访问经历，分享了所思、所见、所感以及对台湾文学的理解。她说：“我们和台湾作家们交流自如，宝岛作家的雅致风范，仿佛从书中扑面而来。”台湾作家杨渡表示，文学是我们共同的语言，相信通过两岸作家的文字，一定可以让两岸的人更好地互相理解。交流会上，作家钟求是、沈苇、鲁引弓、浙江文艺出版社社长虞文军和8位台湾作家先后作了发言。

★ 扎迪·史密斯、史蒂芬·金、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村上春树等名作家的小说被用于训练人工智能。据多家外媒报道，包括扎迪·史密斯、史蒂芬·金、埃莱娜·费兰特、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村上春树等在内的多位知名作家的作品被纳入一个名为Book3的人工智能数据集，用来训练大型语言模型LLaMA，且用于训练的图书所覆盖的出版商也十分广泛，有企鹅兰登、哈珀·柯林斯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等。这再次引发了关于人工智能侵权的争议。

★ 诺奖得主、法国作家安妮·埃尔诺《另一个女孩》近日推出中文版。202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国作家安妮·埃尔诺的《另一个女孩》近日首次推出中文版，她将焦点对准了家中的一个特殊人物：在她出生之前就已经去世的姐姐。译者胡小跃在译后记中写道：“如果说，《一个男人的位置》写的是父亲，《一个女人的一生》写的是母亲，《耻辱》《一个女孩的记忆》《正发生》写的则是埃尔诺自己。”



## 书香滋味

# 我命由我不由天 ——读蔡崇达的《命运》

□李海州

早些年读过蔡崇达的《皮囊》，书中闽南小镇的风土人情、地域性色彩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最近在今日头条上刷到蔡崇达距《皮囊》八年后出版的小说《命运》，已销售400万册，绝对是畅销书，果断入手一本，花了三个晚上就把300多页的书看完了，小说画面感十足，真的是精彩，让我马上有写书评的冲动。

《命运》以《皮囊》中阿太跌宕百年的人生为主线，串联起了闽南沿海小镇几代人的悲欢离合与时代沉浮。命运的一次次突袭，将阿太的大半生打得七零八落，她却在泥潭中奋力前行，扭转了注定凄惨的结局。《命运》完美地表达了“命运”二字的真实意义：命是定数，天注定；运是变数，人尽力。

正如蔡崇达在书中说：“我们终将生下自己的命运，我们终将是自己命运的父亲母亲。”人之命数，看似无常，实则冥冥之中，皆有道法可依。当你

走过半生，回顾来时的一个个路口，就会发现：先天之命已注定，后天之命，却取决于个人的修为。

《命运》的叙事风格很特别，就是一个老人悄声细语地述说，没有波澜壮阔，但还是令人起伏，萦怀缭绕。小说由似诗的开篇、五部分回忆和附录构成。五部分回忆是书的主体，章节很清晰，故事在你面前铺开，就像命运一样，真实不矫揉造作。

回忆一“层层浪”，“你们就此没有过去，只有将来”，小说开始以三代人试图扭转命运的小故事开局，令人马上可以感受到海边小村庄普通一家人起起落落的故事与人物命运。真是一个个人、一层层浪，前仆后继地来，前仆后继地走，被后人推着，也揉着前人。他们的人生，就是阿太的故事，就如同阿太的故事，终究是作者的故事。

回忆二“海上土”，“灵感是浮游在

海上的土”，阿太的阿母去世了，而此时的她，只有16岁。阿太生命中那些失去了压舱石的人，被命运一个个顺水推舟地带走了。可再烂的活法，也是活法；再烂的活法，日子也会过去的……

回忆三“田里花”，“想结果的花，都早早低头”，这话不仅是诗，更是一味禅。阿太15岁就背负了“无子无孙无儿送终”的预言，但她始终没有向命运低头，始终“干他”，无论生存多艰苦，她都在想着法子与命运搏斗，始终不服输。她成了亲，有了婆家与丈夫，抱养了孩子。

回忆四“厕中佛”，“腐烂之地，神明之所”，神婆死了，阿太给神婆办了一个在当时来讲最为了不起的葬礼。现在家里有五口人，阿太、妹妹、北来、百花和西来，如何活下去成了问题。阿太在码头做搬运工，又在工厂打零工，一家人学会了种地瓜，温饱问题终于解决了。但是，命运又开始胡搞了，百

花突然高烧不退，得了小儿麻痹症……

回忆五“天顶孔”，“要么入土为安，要么向天开枪”。阿太说：“如果一个人是好死的，那他最后要走的时候，可以选择入土为安赶紧轮回，也可以向天开枪，再不回来。那样，天上就会多一个洞。”阿太说：“你看，天上的一颗颗星，就是一个不愿再回人间的灵魂向天开的枪。”阿太的故事走到了落幕时分，死亡成了她亲密的旧友。她终是生下了自己的命运，成为自己命运的母亲。

蔡崇达在一次采访中提到写《命运》，是献给想要改变命运的你：“只要活下去，命运终是赢不了我们的。”人生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也要好好活着，你的命运，终会化为繁星，点缀天空，也照亮人间。也正如小说中地瓜爷爷所说：有的东西自己一直吃着苦，然后就想着得让自己变得甜，结果，它不仅甜了自己，最终还甜了很多人。